

識見、修煉與降乩——從南宋到清中葉呂洞賓

顯化度人的事蹟分析呂祖信仰的變化*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摘 要

南宋以來，經歷元明，及至清初，出現各種收集有關呂洞賓顯化度人事蹟的文集。我們認為立足於這些故事的呂洞賓信仰，在各自的歷史和信仰處境中確實包括了不同的發展和變化。本文的目的是要通過三種呂洞賓仙傳文獻裡所收集的顯化度人故事，分析呂洞賓度人信仰的變化和不同的內容。這三種收載呂洞賓顯化度人故事的呂真人文集，包括：一，是《純陽呂真人文集》裡收載的大約完成於南宋末的七十則呂洞賓顯化度人故事；二，是根據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提供的在《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裡收載的另一組相信是屬於元代苗善時增收的二十二則呂洞賓度化故事；三，是清初以來四種不同《呂祖全書》所增收的以呂祖降乩信仰為中心的靈應顯化事蹟。

關鍵詞：呂祖度化信仰，《純陽呂真人文集》，《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呂祖全書》

* 本文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試煉與苦難：中國宗教與文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13年1月3-4日）。本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之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支持計畫「廣州道教廟宇虛擬博物館」（編號：CUHK 447611）的部分成果。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laichitim@cuhk.edu.hk

一、前言

長期以來，神仙呂洞賓信仰一直是中外中國宗教研究學者的共同研究對象，甚至有學者稱呂洞賓為中國民眾宗教的教主。¹ 研究呂洞賓的大部分學術著作主要探討以下四個議題：首先是討論呂洞賓其人的歷史真實性、其傳說的來源，以及歷代與呂洞賓神仙傳說相關的宗教文獻和文學資料；² 其次是探討金元時期以來，迄至清代，作為全真教五祖之一的呂洞賓，相傳由他降授的內丹道術如何被吸納至道教全真教的修煉傳統之內，以及怎樣指引和影響全真教信徒的成道思想和修煉實踐；³ 再次是對呂洞賓的多樣性神仙面相的研究，其中涉及豐富多樣的呂洞賓信仰在中國民間社會的傳播過程中，如何與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及知識階層、工商業界等不同社會群體的生活經驗，相互交融與適應。⁴ 最後是研究著名的黃梁夢和枕中記故事及其他呂洞賓度化世人的事蹟和詩詞對中國傳統文學，如雜劇和詩詞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⁵

¹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臺北：天華出版，1993），頁 762。

²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Lü Tung-pin in Northern Sung Literature," *Cahiers d'Extrême-Asie*, 2 (1986), pp. 133-169. 中文譯本：弗雷澤·巴列德安·侯賽因著，李麗娟、吳光正譯，趙琳校，〈北宋文獻中的呂洞賓〉，收入吳光正主編，趙琳、董曉玲、孫穎翻譯，《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頁 536-567。另參洪怡沙 (Isabelle Ang) 著，岑咏芳譯，〈南宋時期的呂洞賓信仰〉，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頁 372-393（原文為：Isabelle Ang, "Le culte de Lü Dongbin sous les Song du Sud," *Journal Asiatique*, 285.2 (1997), pp. 473-507）；景安寧，〈呂洞賓與永樂宮純陽殿壁畫〉，收入林富士、傅飛嵐主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臺北：允晨文化，2000），頁 136-162。

³ 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上海：上海出版社，2001）；森由利亞，〈《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に見る全真教の特徴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9（東京：1992），頁 31-47（本文引用中文譯本：森由利亞著，宋斐斐、劉維全譯，〈關於《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所表現的全真教特徵〉，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頁 805-816）。

⁴ Paul Katz,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本文引用中文譯本：康豹著，吳光正、劉璋譯，劉耳校，《多面相的神仙——永樂宮的呂洞賓信仰》（濟南：齊魯書社，2010））；Paul Katz, "Enlightened Alchemist or Immoral Immortal? The Growth of Lü Dongbin's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eir Shahar and Robert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70-104.

⁵ 黨芳莉，〈呂洞賓黃梁夢傳說考論〉，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

南宋以來，經歷元明，及至清中葉，出現各種收集呂洞賓顯化度人事蹟的文集。例如，現存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河北邯鄲縣重收入刊的《純陽呂真人文集》，就收錄了南宋以來七十則呂洞賓顯化度人的故事。根據道教思想，「顯化度人」是指神明顯其變化之蹟，以達到開度教化的救世功能。明代《正統道藏》收錄的元本《梓潼帝君化書》，其〈序〉一開首便解釋「化有二理」：「有變化之化，有教化之化。自無入有，自昔為今，以幼壯為老死，以老死為嬰稚，此變化之化也。三綱五常，是非邪正，上以風動其下，下以獻替其上，此教化之化也。」⁶ 七十則呂洞賓顯化度人的故事就是記載其以分身變化之蹟，顯明教化度人之意。不過，以清代《呂祖全書》為例，呂洞賓神仙變化之蹟，卻又從分身化蹟轉化為飛鸞闡化之法，降筆於人間，以示神明之理，俾達開化度人之果。⁷

從南宋及至清中葉的呂洞賓信仰，在各自的歷史和信仰處境中經歷不同的發展和變化。本文以「識見」、「修煉」與「降乩」三個主題為線索，通過三種目前所存最有代表性及完整性的呂洞賓仙傳文獻裡所收集的顯化度人故事，考察在傳統中國宗教想像世界裡所折射出來的呂洞賓顯化度人信仰的變化和不同的內容。這三種收載呂洞賓顯化度人故事的呂真人文集，包括：一、《純陽呂真人文集》，收載大約完成於南宋末的七十則呂洞賓顯化度人故事；二、明《道藏》收錄的元代苗善時編寫的《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收載八十七則呂洞賓顯化故事，以及清乾隆四十年（1775）邵志琳（1748-1810）所編纂的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提供的另一組應屬元代苗善時收入《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中的二十二則呂洞賓度化故事；三、清初以來四種不同《呂祖全書》所增收的以呂祖降乩信仰為中心的靈應顯化事蹟。

本文第二節追溯北宋以來廣為流傳的神仙呂洞賓的靈應故事，指出現存嘉靖本《純陽呂真人文集》收錄的七十則故事仍然保存南宋末以前所流傳的呂洞賓靈應事蹟的記事。第三節比較《純陽呂真人文集》、《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和《呂祖全書》收載的呂洞賓顯化度人的故事。第四節以《純陽呂真人文集》收入的〈真人本傳〉為底本，參照其他流傳的「呂洞賓本傳」，展示鍾離權度化呂洞賓的仙傳傳說。作為呂洞賓顯化度人故事的前奏，本文認為展示呂洞賓受度的仙傳傳說有助

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頁 749-758；吳光正，《八仙故事系統考論——內丹道教神話的建構及其流變》（北京：中華書局，2006），〈呂洞賓黃梁夢故事考論〉，頁 134-183。

⁶ 〈梓潼帝君化書序〉，收入《梓潼帝君化書》，《道藏》第 3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292 中。

⁷ 關於「飛鸞闡化」與道教「顯化」意思的關係討論，參謝聰輝，〈南宋道經中「飛鸞闡化」出世類型的認知與特質析論〉，收入蓋建民編，《開拓者的足跡——卿希泰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33-155。

理解呂洞賓顯化度人信仰的發展和變化。第五節以「識見」、「修煉」與「降乩」三個主題考察呂洞賓顯化度人信仰的發展變化。

二、宋代以來流傳的呂祖事蹟及其收錄：《純陽呂真人文集》

雖然在北宋李昉 (925-996) 於宋太祖太平興國二年 (977) 編修的《太平廣記》中，呂洞賓還沒有被列入著名的神仙名冊之中；但是，根據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北宋初期呂洞賓的神仙事蹟就開始廣泛流傳。⁸ 例如陶穀 (903-970) 所編的筆記《清異錄》記載目前已知最早的有關呂洞賓神通廣大的事蹟：「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卻回顧，謝此含春王。』於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是呂洞賓題。」⁹ 法國學者弗雷澤·巴列德安·侯賽因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的〈北宋文獻中的呂洞賓〉，收集北宋士人筆記中所記載的呂洞賓故事。¹⁰ 例如陳師道 (1053-1101) 的《後山談叢》中有一個故事，說鍾離權向道者呂翁傳授內丹法——「授以乾汞為白金法」。¹¹ 江少虞的《宋朝事實類苑》(1145) 引楊億 (974-1020) 的《談苑》，記述宋代名宦丁謂 (966-1033) 於淳化三年 (992) 遇見呂洞賓，預言他的經歷將與唐宰相李德裕相似；根據《談苑》，此時，「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之。」¹² 張舜民 (約 1034-1110) 的《畫墁集》(成書於 1082 後) 記載了一位岳州天慶觀道人的傳說：至道年間 (995-997)，呂洞賓化身為賣墨者在岳州天慶觀西廡石刻上寫下了兩首詩。張舜民指出：「郡人爭剝之以治病。今字字剝痕深寸餘，而墨跡不減。」¹³ 從北宋時期許多筆記故事流傳開來的與呂洞賓神仙事蹟有關的記載，弗雷澤·巴列德安·侯賽因總結說，呂洞賓的豐富形象，除了文人隱士或內丹術士之外，還被描繪成預言者、算命者、製墨售墨者、藥販、製香者、磨鏡者，修鞋匠，甚或是乞

⁸ 景安寧引陳師道《後山談叢》稱：「五代末北宋初呂洞賓像廣為流傳，南唐李煜曾遣畫家訪求真本。」景安寧，〈呂洞賓與永樂宮純陽殿壁畫〉，頁 143。

⁹ 陶穀，《清異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7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下，頁 912 上。

¹⁰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Lü Tung-pin in Northern Sung Literature," p. 137.

¹¹ 陳師道，《後山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4，頁 78。

¹²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43，頁 561。

¹³ 張舜民，《畫墁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7 冊，卷 8，頁 50。

丐。¹⁴

法國學者洪怡沙的〈南宋時期的呂洞賓信仰〉，分析南宋時期（1127-1279）之間江南社會呂洞賓信仰的發展。她說：「個人在家中對該仙人的祀奉，廣行於社會的各個階層：那些民眾如攤販、道人、走方郎中、娼妓，以至於各級仕宦，可以在他們家中設壇供奉這位聖人的畫像或塑像。」¹⁵ 例如洪邁（1123-1202）編撰的《夷堅志》，記載一則南宋乾道元年（1165）的故事。一個以賣紙墨為業的貧窮人傅氏，在其屋後小閣，擺設呂翁像以敬事之，原文記稱：「江陵傅氏，家貧，以鬻紙為業。性喜雲水土，見必邀迎，隨其豐儉款接，里巷呼為傅道人。舍後小閣，塑呂翁像，坐磐石上，旁置墨籃，以泥裹竹片作墨數笏，朝暮焚香敬事。」¹⁶ 另外有一位住在台州的居民王三，在市場向乞丐買一尊泥塑的「呂先生像」，回家後，「供事之，香火甚肅」。¹⁷ 還有一位吳興官妓張珍奴遇見呂洞賓之後，得授其內丹修煉之術，由於受到呂洞賓的度化，張珍奴「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修其說」。¹⁸

除了在家擺設呂洞賓神像以奉祀之外，洪怡沙還指出南宋時期已出現供奉呂洞賓的祠廟。¹⁹ 南宋時呂洞賓祠廟的發展，可以區分為民間和官方兩個層次。首先，由於呂洞賓在各處地方，尤其是江南一帶的靈應事蹟都有記載，在呂洞賓造訪過或顯靈的地方上，由許多受度化者建立的祀奉呂洞賓的祠廟。例如「曹三香」的故事。元祐末（1094），安豐縣（今安徽省）有一位貧窮的娼女曹三香得了惡疾，但當衣衫襤褸的呂洞賓來訪時，她慷慨地接待他，結果得到醫治，不僅「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為呂，遂棄家尋師」，並且，舍門外一棵久已枯死的皂莢樹亦再活過來，「樹生枝葉，且而蔚然」，因此，邑人於其地建立呂真人祠。²⁰ 根據《夷堅志》，淳熙七年（1180），峽州遠安（湖北）民家在祀奉呂洞賓的祠廟組織集體式的齋會，稱作「呂公純陽會」，並且說「道眾預者頗盛」。²¹ 雖然故事沒有說明此齋會是否為了慶祝呂洞賓的神誕日而舉行，但是呂洞賓化身成老兵，穿著破爛的

¹⁴ 弗雷澤·巴列德安·侯賽因，〈北宋文獻中的呂洞賓〉，頁 538-543。

¹⁵ 洪怡沙，〈南宋時期的呂洞賓信仰〉，頁 376。

¹⁶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夷堅志補卷第十二·傅道人〉，頁 1654。

¹⁷ 同前引，〈夷堅志補卷第十二·仙居牧兒〉，頁 1656。

¹⁸ 同前引，第 2 冊，〈夷堅丁卷第十八·張珍奴〉，頁 688。

¹⁹ 洪怡沙，〈南宋時期的呂洞賓信仰〉，頁 378。

²⁰ 洪邁，《夷堅志》第 4 冊，〈夷堅志補卷第十三·曹三香〉，頁 1665。

²¹ 同前引，第 2 冊，〈夷堅支甲卷第六·遠安老兵〉，頁 755-756。